

<<莫言批判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莫言批判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4072728

10位ISBN编号：7564072725

出版时间：2013-3

出版时间：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李斌,程桂婷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莫言批判>>

前言

莫言可以批判——在文学圭臬的衡量下 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所赢得的掌声余音未了之际，编辑这样一部《莫言批判》之书，似乎是对“大师”的不敬，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。

然而我们并非昏了头，以对抗性的游戏为娱乐，也并非有破坏“神话”“偶像”的怪癖，或夸张地做着“我独清”“我独醒”的大梦，而仅仅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，我们思考着，行动着，做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，却自信有这样做的必要。

或许在那些貌似热血者看来，莫言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，批判莫言是不识时务，无理取闹，哗众取宠。

然而，文学的问题应该交给文学来解决。

任何奖项都不是作家的护身符，不是铁血丹书——这当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。

这样的观点会被智者所认可：莫言可以批判，与其获奖无关，仅与我们对文学的热爱和思考有关。

早在获诺奖之前，莫言便已声名显赫，集“怪才”“奇才”“天才”“鬼才”（当然也是“人才”）于一身，这么“多才”团结在一起，足以证明莫言之才——诺奖不也是证明吗？

然而，一切文学的评论应该依据作品本身，而不是靠这些璀璨夺目的桂冠——固然，它们颇具迷惑之力。

对于“文人相重”时期的文学评论，我们有些不以为然。

若文学评论成为基于面子与利益的友情演出，评论被置换为表扬，批判退位，那将是文学的不幸——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而言。

如果文学批评只是见风使舵，批判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，而仅仅是把掌声送给那些显赫的大家，那这样的文学批评还有什么价值可言？

我们以为，若莫言获诺奖就仰之弥高，有意回避其创作中的严重问题而不敢批判，与其从事这样无意义的文学研究，还不如归园田居，乐得逍遥与心安。

如果站在理性的高峰而不是极端偏激的立场上，无可否认，莫言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小的成就，曾给读者带来真的启迪、善的熏陶与美的愉悦；也无可否认，莫言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小的失误，也曾给读者带来假的误导、恶的困惑与丑的恶心。

我不会故意地说些偏激之语来放大莫言创作的问题，以便为批判莫言寻找合理的依据，事实上，莫言的创作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确实存在不少问题——不少论者也曾经指出。

其问题是如此严重，如此“大”，还用得着多此一举来“放”吗？

莫言高举艺术叛逆大旗，蔑视文学艺术规律，这几乎是他创作问题的根源。

红萝卜与红高粱呈现出的艳丽红色，给读者的黑眼珠以刺激的亮色，读者惊呼起来。

这惊呼给了莫言莫大的驱动力，他开始文学的大漠上驰骋，日行千里夜行八百，风烟滚滚，势不可挡，左冲右突，上天入地，率性而为。

连莫言自己都被莫言的成功所陶醉，他甚至有些眩晕，他宣称，“庄严朴素的创作者不接受任何艺术原则的指导”，“我看，艺术方法无所谓中外新旧，写自己的就是了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只要顺心顺手就好。

……无论在创作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，不妨有点随意性和邪劲。

”这种言论若不是自以为是的极端狂妄，便是因见识浅薄的极端自卑而生的极端反弹。

莫言生在红旗下，其童年至青年却没有能够长在春风里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混乱与经济的窘困使得莫言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，没有享受过艺术阳光的充足照耀与艺术雨露的充分滋润，因此他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。

然而其不幸的遭遇完全不能成为其蔑视艺术法则的充足理由。

我们当然不必劳神地猜想，莫言是否长着艺术的反骨，但故意叛逆的艺术观念长期盘踞于其脑海中，发芽、生根、长叶、开花、结果——但结出了有毒的苦果。

那么，莫言的创作到底有哪些严重问题，要我们甘冒大不韪来编批判书呢？

第一，醉心写脐下三寸。

消费主义穿着黄金打造的“三点式”，在文艺的舞台上搔首弄姿，跳着艳舞，以性感的身姿与妩媚的

<<莫言批判>>

眼神，引无数作家竞折腰，莫言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

于是，各种关于性的描写，常态的，变态的，人与人的，人与兽的，通奸的，强奸的，乱伦的，真实的，意淫的，丑陋的，恶心的，压抑的，宣泄的……不论有无必要，都慷慨地不吝笔墨，蛊惑着读者的生理而不是引领着读者的灵魂。

语言的修辞方面也显出莫言作品性语言的泛滥。

水瓢在地上弹跳着，咯咯响着，像一只求偶期的雄蛙。

(《丰乳肥臀》) 她的神情安详得宛如一只怀孕的母兔。

(《丰乳肥臀》) (士兵)右手四个指头握着光滑的像女人小腿一样的枪托脖子。

(《丰乳肥臀》) (上官盼弟)在爆炸大队里养尊处优，身体肥胖，好像一匹怀孕的母马。

(《丰乳肥臀》) (来弟)双乳在上下一笼筒的黑袍中剧烈摇摆着，大多开着瑰丽的毛羽，好像两只刚刚交配完的雌鸟。

(《丰乳肥臀》) 我感到他十分青春，好像一只刚刚能够跳到母鸡背上制造受精卵的小公鸡(《丰乳肥臀》) 月亮吐出清辉，宛如美丽的贫血寡妇。

爹，你这一次可是做大了，好比是安禄山日了贵妃娘娘，好比是程咬金劫了隋朝皇纲，凶多吉少，性命难保……皎洁的满月高高地悬在中天，宛如一位一丝不挂的美人。

(《檀香刑》) 他的心就如遭受了突然打击的牛睾丸一样，痛苦地收缩了起来。

(《檀香刑》) 鸟枪手和弓箭手也满脸的尴尬，走在书院外的大街上，如同裸体游街的奸夫。

(《檀香刑》) 鲁迅在《中秋二愿》中，有一愿即是希望文学创作者“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”，不想，“下半身写作”在今日却成为时尚，莫言作为杰出的弄潮者陶醉其中。

余辈虽非封建余孽，但并不能对此持与时俱进的观念，终究看不惯莫言作品中的“满纸性爱言”。

第二，热衷写酷刑血腥。

高举叛逆大旗、刻意求新的莫言，疲惫地寻找着可以搬到纸上的新题材，而眼前却是虚空，于是便闭目养神。

一个冒充艺术女神缪斯的女魔头缓步进入了他的梦中，写血腥吧，写酷刑吧，写怎样杀人吧，说完便倏忽不见。

莫言以为缪斯光顾，恍惚神灵附体，顿觉精神百倍，想象之思维如脱缰野马，下笔有如神助，便开始了写血腥，写酷刑，写怎样杀人。

血腥的场面见于其众多作品，比之于《红高粱》这一小巫，《檀香刑》才是集大成者。

请君试看：……起码是在这一刻，我不是我，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，我是大清朝的法律之手！

他将手腕一抖，小刀子银光闪烁，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，便如一粒弹丸，嗖地飞起，飞到很高处，然后下落，如一粒沉重的鸟屎，啪唧一声，落在了一个黑脸士兵的头上，那士兵怪叫一声，脑袋上仿佛落上了一块砖头，身体摇晃不止。

按照行里的说法，这第一片肉是谢天。

一线鲜红的血，从钱胸脯上挖出的凹处，串珠般地跳出来。

部分血珠溅落在地，部分血珠沿着刀口的边缘下流，濡红了肌肉发达的钱胸。

第二刀从左胸动手，还是那样子干净利落，还是那样子准确无误，一下子旋掉了右边的乳粒。

现在钱的胸脯上，出现了两个铜钱般大小的窟窿，流血，但很少。

原因是开刀前那猛然一掌，把钱的肝脏打得紧缩起来，这就让血液循环的速度大大减缓了……赵甲把从钱身上旋下来的第二片肉摔在地上，按照行里的说法，这是谢地。

当赵甲用刀尖扎着钱肉转圈示众时，他感到自己是绝对的中心，而他的刀尖和刀尖上的肉是中心里的中心。

上至气焰熏天的袁大人，下至操场上的大兵，目光都随着他的刀尖转，更准确地说是随着刀尖上的钱肉转。

钱肉上天，众人的眼光上天；钱肉落地，众人的眼光落地……莫言写血腥场面，多从杀人者的视角写，但见赏玩的烈焰熊熊燃烧，而丝毫不见作者怜悯的微光，只有骇人的尸骨令人毛骨悚然，毫无审美的愉悦。

第三，沉迷于丑恶事物。

<<莫言批判>>

“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”，是众所周知的千古名言，而莫言灌输的则是“爱丑之心”的病态心理，这当然是徒劳的。

当莫言愉快而勤奋地把各种丑恶事物堆砌在纸上，企图建造辉煌的大厦时，“大厦”却在众人叹息的风声中轰然倒塌——看看那些建筑材料便可知其因：蛆虫，鼻涕，脓疮，污垢，屎尿屁……莫言在《红蝗》中这样言说：“我像思念石板道上的马蹄声声一样思念粗大滑肠的肛门，像思念无臭的大便一样思念我可爱的故乡。

”“我多少年没闻到您的大便挥发出来的象薄荷油一样清凉的味道了。

”“我们的大便像商标的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，我们大便时往往联想到爱情的最高形式、甚至升华成一种宗教仪式为什么不能歌颂？

”“像”“往往联想到”“甚至升华成”怕是莫言的虚假想象，即便是莫言的真实感觉，但也不会是正常的读者的感觉。

王金城认真地审视莫言的“审丑”后，指出：面对莫言小说大面积存在的丑，由于观察视点不同可有多种杂芜形态。

有具象写实的丑，有抽象象征的丑；有恐怖的丑，有滑稽的丑；有特写的丑，有散点的丑；有以丑为美的丑，有化美为丑的丑……但是，由于理性的消隐，不管是赋予美的事物以丑的意象，还是赋予丑的事物以美的意象，都使莫言小说缺乏审美意义的丑，而更多的是非审美意义的丑。

所谓非审美意义的丑，是指以积极的恶的形式对生活美粗暴地予以否定，表现道义上的恶和违反生活常态的畸形。

莫言不是为美而审丑，写丑既是手段也是目的，完全有悖于美学的基本原则，有悖于常人的基本心态。

鲁迅在《半夏小集》中曾说，“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。

倘写进去，而又逼真，这小说便被毁坏。

……譬如画家，他画蛇，画鳄鱼，画龟，画果子壳，画字纸篓，画垃圾堆，但没有谁画毛毛虫，画癞头疮，画鼻涕，画大便，就是一样的道理”。

莫言似乎不懂这个道理，或者懂得这个道理而故意背叛。

第四，迷失于民间立场。

民间写作是莫言的座右铭，莫言将其看作是产生伟大作品的法宝。

在《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》一文中，莫言认为民间写作，“最终还是一个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”，他极为看重“为老百姓写作”与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”之分。

其宏论洋洋洒洒：“为老百姓写作”、听起来是一个很谦虚很卑微的口号，听起来有为人民做马牛的意思，但深究起来，这其实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。

其骨子里的东西，还是作家是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“人民代言人”“时代良心”这种狂妄自大的、自以为是的玩意儿在作怪。

所谓的“为老百姓的写作”其实不能算作“民间写作”，还是一种准庙堂的写作。

当作家站起来要用自己的作品为老百姓说话时，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。

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”。

当然，任何作品走向读者之后，不管是“作为老百姓的创作”还是“为老百姓的创作”，客观上都会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作用，都会或微或著地影响到读者的情感，但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”者，在写作的时候，不会也不必去考虑这些问题。

他在写作的时候，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，来鞭挞什么，来提倡什么，来教化什么，因此他在写作的时候，就可以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。

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，他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。

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”者，无论他是小说家、诗人还是剧作家，他的工作，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没有本质的区别。

一个编织筐篮的高手，一个手段高明的泥瓦匠，一个技艺精湛的雕花木匠，他们的职业一点也不比作家们的工作低贱。

在讲理论、举例子之后，莫言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：“真正伟大的作品必定是‘作为老百姓的创作

<<莫言批判>>

’，是可遇不可求的，是凤凰羽毛麒麟角。

”这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结论着实惊人，令人怀疑他是否要“语不惊死人不休”。

按照这一结论来打量文学史，远且不论，鲁迅等致力于启蒙的知识分子们的创作，都在可“商榷”范围内了。

莫言的言论显然贬抑了那些在创作时有“考虑”的作家，那些“考虑”——也就是莫言说的揭露、鞭挞、提倡、教化，是责任的担当——这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不可推卸，无论以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

。莫言既然把民间立场提升到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高度，难免无视民间的固有局限，精华与糟粕不辨，写出了《神嫖》等“民间之作”。

第五，放逐道德评判。

尽管道德在许多年前就被问多少钱一斤，于今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个“贵族”，而在文学之中，道德评论常被看作迂腐陈旧而受到指摘。

然而，我还是“顽固”地在此重提道德的话题，以固守心中自以为是的“明镜台”。

如果文学摒除了道德的因素，善恶不辨，不重视价值判断，不再注重给人以善的引导，不使人向上而是向下，那么，这样的文学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？

莫言明确说，作家“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”，他也曾发表玄而又玄似乎高深的言论：“庄严朴素的创作者不接受任何‘艺术原则’的指导，不被任何清规戒律束缚，他们是最不讲‘道德’的最道德者”。

然而道德的缺席使得莫言的作品缺少积极的意义，缺少激励人向上的力量。

读者在阅读莫言作品中所感受到的是与善相对的“恶”。

如《檀香刑》，呈现的是酷刑的赏玩与刽子手的愉悦。

在《丰乳肥臀》中，脱离了道德“羁绊”的行为则与动物无异，回到了“原生态”。

在《欢乐》《丰乳肥臀》中，我看到的不是对母亲的真诚讴歌，而是亵渎。

解构主义有时是“摇头丸”，莫言服下之后便对道德判断、价值标尺也不屑一顾地摇头了。

第六，漠视女性尊严。

在男权社会中，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应该放弃道德和价值评判，而应该有所“考虑”地为女性言说，即便不能也不应该贬抑女性，无视女性的尊严。

莫言的作品显示出男权思想的虎踞龙盘，站在男权中心的立场上津津乐道。

性是莫言小说的精彩看点，性当然不是雷区，不能给作家设置毫无意义的羁绊，但是，我更关注的是“怎么写”，有无必要，尤其是在“下半身写作”的乔木枝繁叶茂的今天。

莫言作品中的女性是为男性服务的，只要有需要就可以达成肉体的狂欢，红红火火的《红高粱》是如此，讴歌母亲的《丰乳肥臀》竟也是如此，而《神嫖》则更显男性的神通。

《神嫖》中的乡绅季范先生在大年初一突发奇想，要把高密城中所有的“婊子”招到家中来嫖。

季范先生邀请了全城的名流来观看他“神”嫖“二十八宿下凡尘”：“二十八个婊子忸怩作态，淫词浪语，把盏行令搞得满厅的男人们都七颠八倒……婊子们酒都上了脸，一个个面若桃花，目迷神荡，巴巴地望着风流倜傥的季范先生，有性急的就腻上身来……”季范先生吩咐众婊子：“姑娘们，脱光了衣服，到毯子上躺着”。

……二十八个婊子脱光衣服并排躺在毯子上，那些绅士名流都傻了，怔怔地看着季范先生，我们的老爷爷说季范先生脱掉鞋袜，赤着脚踩着二十八个婊子的肚皮走了一个来回，然后季范先生说：“汉三，给她们每人一百块大洋，叫车子，送她们回去”。

就如章长城所言，“‘嫖’而能‘神’，可见决非一般的性交易”，“《神嫖》中的‘婊子’则全是性欲的符号，男人作贱、泄欲的工具，流露出浓厚的厌女主义倾向”。

莫言不深究妓女存在的社会悲剧因素，却口口声声“婊子”，这些“婊子”完全为男性、金钱而存在，难道“婊子”便没有尊严吗？

对照阅读鲁迅的《颓败线的颤动》，便知两位作者思想境界的高下。

第七，语言欠缺修炼。

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常识，故而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孜孜不倦地在语言方面努力

<<莫言批判>>

提高，以便给读者提供“艺术”的感觉。

莫言在语言方面还应该更努力，其名作《檀香刑》中就呈现出大量的语病，就如李建军所评价，“粗糙和生涩”“不伦不类”的文白夹杂，“是生涩的，失败的，有的甚至文理不通，让人别扭”。

“钱苍狼，你枪法如神，学识过人，本督赠金枪，委尔重任，将尔视为心腹，尔非但不知恩图报，反而想加害本官，是可忍孰不可忍也！”

本督虽然险遭你的毒手，但可惜你的才华，实在不忍诛之。

但国法无情，军法如山，本督无法救你了。

”从这段引文看，莫言连文言文的人称代词尚且拿捏不准，也难怪读者“别扭”。

莫言对鲁迅有微词，姑且不论莫言的观点确切与否，但就语言艺术来看，莫言远远不能望其项背，尤其是在文言文的修为方面。

第八，叙事不知分寸。

下笔有如神助、洋洋洒洒、不假思索、立马可待……是一些美好的词汇，作者果真能够文思泉涌地写出好文章当然令人钦佩。

莫言的想象力似乎夸张得惊人，来了灵感便收不住笔，尤其是对于血腥的、丑恶的场面，近距离地逼视，进行自然主义地“秉笔直录”，不知节制与取舍提炼。

除了上文提到的《檀香刑》的惊人写作外，还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证：小说《红蝗》则大肆描写九老爷九老妈的淤泥之战，对于九老妈身上淤泥的描写也浓墨重彩：从头到尾九老妈被不同层次的彩色淤泥涂满。

白色淤泥涂在她的小髻和她的脖子上，这种白色淤泥主要成分大概是鸭屎，黑色淤泥涂在她的肩膀到臀部这一段，黑色淤泥的主要成分是不是十年前的水草呢？

绿色淤泥涂在她的臀部到膝盖，绿色淤泥的主要成分是不是三十年前的花瓣呢？

从膝弯到尖足，这是卧在草地上的九老妈最辉煌的一段，象干痂的血一样的暗红色的淤泥，厚厚地沾在九老妈的腿上，那种世上罕闻的臭气就是从这一段上发出的。

在小说《欢乐》中，莫言描写一些跳蚤在母亲身体——包括肚皮、肚脐眼、乳房、阴毛、阴道爬，并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为自己开脱责任——“不是我亵渎了母亲”。

王金城反问得好：“那么会是谁呢？”

如果不是亵渎，那就是赞美了？

”如果莫言把握分寸，就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叙事。

第九，写作限于重复。

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以灵动多变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，即便不是严重的问题，然而一味地重复却也不能说是高明。

莫言创作的重复是很明显的，王金城曾概括为“人物形象的重复、情节的重复、感觉的重复、情境的重复”。

如人物形象的重复，莫言小说的主角“剽悍粗犷的男人和生命旺盛的女人”，小说《丰乳肥臀》中上官家的女儿们几乎是一个人的“分身术”，如王金城所言：“个个春情烈火，野性娇艳，在情欲上过分张扬，怎么想就怎么说，怎么说就怎么做，激情勃起便直奔性的主体，性格上的共同特征是炽烈、轻浮、放纵、早熟、坦率，你很难分清来弟与领弟、招弟与念弟谁是谁。”

”莫言创作的问题不少，仅以上所列若能引起莫言、其他作家与读者的思考，便也感到不枉费笔墨了。

我不想列出十条，除了因鲁迅说过国人有“十景病”外，也是要与那些常列“十大罪状”的声讨檄文区分开来。

我们由衷地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高兴，我们也由衷地本着对文学的热爱对莫言进行批判。

批判莫言也是我们对莫言、对文学的热爱方式。

这种批判，是文学的批评——指出问题，奉上善意与期待；不是恶毒的攻击——罔顾事实，进行诋毁与咒骂。

这种批判无损于莫言对中国文学的意义——但，更有益于文学。

莫言曾说作家不是为党派而写作，对此我们持赞同的态度，伟大的作家的确应该把仁慈的目光投射

<<莫言批判>>

到全人类。

莫言有自己的文学思考，有自己的艺术感觉与创作实践，我们认为，莫言若果真能爱惜自己的才华，必会在思考后有更大的成就，创作出真正的不朽之作——那也正是我们所非常乐于看到的。

本书所选文章的观点我们未必完全赞同，而选用是因为这些文章并没有恶毒的攻击，有的只是对于文学的思考、不满、质疑、批判与期待。

这些文章或是语气谦和，平实质朴，或是锋芒毕露，言辞激烈；或就某一作品进行议论，或就普遍存在的明显缺点展开评判，好处说好，坏处说坏，然而都真挚诚恳，都足以引起人们的思索。

因篇幅所限，尚有不少精彩的文章未能收录。

行文至此似乎应该结束，然而我们还觉得意犹未尽，也许是因为我们一直阅读莫言的作品，并对莫言充满了太多的期待。

但是不得不就此打住，并以这样发自内心深处话作为结语： 批判的目的不在于批判本身，而在于最终的无可批判。

李斌 2012年12月于赣江之畔

<<莫言批判>>

内容概要

《莫言批判》内容简介：无可否认，莫言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小的失误，曾给读者带来假的误导、恶的困惑与丑的恶心。

在文学圭臬的衡量下，编者列举了莫言醉心性描写、热衷写酷刑血腥、沉迷于丑恶事物、放逐道德评判、漠视女性尊严、语言欠缺修炼、叙事不知分寸、写作限于重复等九大“罪状”，却仍感意犹未尽。

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所赢得的掌声余音未了之际，编辑这样一部《莫言批判》之书实在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然而我们思考着，行动着，自信有这样做的必要。

文学作者固然需要肯定、需要鼓励，然而我们以为，肯定不是盲目的肯定，鼓励不是盲目的鼓励。若“捧”的大旗高扬于文坛上空，定然也是对于作者的误导，遑论读者。

如果文学批评只是见风使舵，批判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，而仅仅是把掌声送给那些显赫的大家，那这样的文学批评还有什么价值可言？

<<莫言批判>>

作者简介

<<莫言批判>>

书籍目录

<<莫言批判>>

章节摘录

<<莫言批判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在《丰乳肥臀》里，我看到的是一个创造力衰竭、艺术性平庸“文字匠”莫言，更让我感到遗憾的是，一部如此平庸的小说竟然获得大奖，而且被读者和传媒“炒得”沸反盈天。

我们的文坛怎么了？

——楼观云《令人遗憾的平庸之作》《檀香刑》是一部缺乏分寸感与真实性的小说。

它的叙述是夸张的，描写是失度的，人物是虚假的。

……作家不负责任的随意和失去分寸的夸张毁了一切。

莫言用自己的文字碎片拼凑起来的是一些似人而非人的怪物。

——李建军《是大象还是甲虫？

》莫言却在反文化的旗帜下干着文化的勾当。

莫言的褻渎理性、崇高、优雅这些神圣化的审美文化规范时，却不自觉地把龌龊、丑陋、邪恶另一类负文化神圣化了，也就是把另一类未经传统文化认可的事物“文化化”了。

——王干《反文化的失败》莫言似乎过分欣赏自己的感性知觉而走过了头，对理性矫枉过正的挣脱，却导致“怪圈”的产生：他非但没有因此在感性描写上充分自由，反而陷入另一种造作的“理性”圈套，……莫言创作的这种致命缺陷，不仅仅是内容的虚假、做作，也招致形式的苍白、浮肿。

——杨联芬《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》早在1990年，就有人指出莫言已经“疲惫”了；现在我说，莫言已彻底倒了，倒在了因极度宣泄而吐血的路上，有重复的人物、重复的情节、重复的感觉、重复的情境为证……——王金城《文本重复：莫言小说的内伤与内因》“诺奖”评委会看中莫言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作品中的所谓“魔幻现实主义”。

然而，莫言对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的理解是不正确的，运用是不成功的。

他不是弘扬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的精华，而是拾取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的糟粕……——陈辽《理性对待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》

<<莫言批判>>

编辑推荐

《莫言批判》编辑推荐：中国文艺界对莫言作品及诺贝尔文学奖的集体反思与当头喝棒。张闳、李建军、蒋泥、王干、陈辽……50余位文学评论家和大学教授，对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火力集中的地毯式轰炸。这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所赢得的掌声余音未了之际，中国文艺评论界对莫言作品及诺贝尔文学奖理性反思与评论的集子。如果文学界不允许批判，就让批判从我开始；如果文学界鼓励批判，就让批判从莫言开始。批判的目的不在于批判本身，而在于最终的无可批判。

<<莫言批判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